

兗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郡人于慎行編

官蹟志二

叙曰兗之置吏從其沿革尚矣名卿良牧樹迹當
時聲烈皎皎至今不沫史牒所傳一何炳哉是故
究宣德澤以敝吏治州部之任也班布科條以率
長吏守相之績也懷保小民以固邦本今長之職
也奔走夙夜以奉簿書佐吏之事也崇卑廣狹其
道非一而奉公循理繫吏民之思則無弗同矣是
用采而錄之以志遺愛而以舊志所述

昭代之循良績焉大賢過化事雖無徵亦並存之然

其所散佚亦已多矣嗟夫其黨勿剪陳南國之風
烝嘗著思遺桐鄉之愛仁人之澤民所怙恃何可
諼也豈其肆於民上以從其欲如外傳所述千載
之下有衮鉞美君子於此而知長民者之不易也
作宦蹟志

春秋戰國

晏平仲

名嬰萊之夷維人也事齊景公爲東阿宰
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
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
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
召而賞之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
之政而進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
之決獄不避貴強而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
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

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疆而貴疆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故不敢

尹子奇
劉向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以齊使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

公儀休
魯相拔葵去織不

檀子
齊威王曰敗魏師受魏魚詳見人物

荀子
名况仕齊三爲

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南城在今費縣
祭酒齊人諧之適楚爲蘭陵令詳見人物

前漢

田叔

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也爲人廉直喜任俠

至長安事白上拜叔漢中守後數歲坐法失官梁孝王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叔還報白上謂當勿問上大賢之以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尔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從常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率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汲黯字孺濮陽人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遷滎陽令不就乃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黠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太治穰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後坐小法免官復召爲淮陽

太守加諸侯相秩魯賜陽人也武帝時為東海太

君淮陽十歲而卒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長沙內史蘭陵繆生

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關門慶忌同事申

公其治官民皆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以郡

有廉節稱云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無

節吉上疏諫王賀雖不遵道猶知敬禮吉乃下令

褒諭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

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王即位

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坐獄誅唯

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

旦後徵為博士諫大夫時宣帝盛修宮室車服外

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不納遂謝病歸琅邪元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年

老道病卒上悼之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徙

復遣使弔祠云獄小吏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放縱及

河東太守召對奇之除補卒史徙署督郵舉廉爲
緱氏尉遷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
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
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
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
緩之吏民小解輒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
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
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郟許仲孫爲姦猾
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
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奔仲孫市一郡怖慄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
治如在東海京師畏其威數歲病卒家無餘財詔賜金以奉其祭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稍遷至太僕丞會昌邑王
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數日王賀廢
敞擢豫州刺史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
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

敞上書自請治之謂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累如此不宜久處間郡徵敞拜膠東相盜賊遂平尋詔敞守京兆枹鼓稀鳴天子嘉之為京兆九歲坐事免起為冀州刺史

常弘

魯國鄒人賢之次子初為太常丞歷太山都尉終東海太守

常玄成

字少翁魯國鄒人賢之少子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嗣父

爵官至丞相詳見人物

王尊

字子贛潁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

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察庶補遼西監官長累至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

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爭尊也以尊不
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
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
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
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
聞尊高名大爲尊屈置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
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官復**馮立**字聖卿上
補軍中司馬累至東郡太守卒官**馮立**字聖卿上
父奉世任爲郎稍遷諸曹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
都尉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有惠政後遷爲東
海太守下涇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師丹**字仲
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師丹**字仲
邪東武人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
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翟方
進御史大夫孔光舉卅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
爲光祿大夫歷少府光祿勳待中累遷大司空封
義陽**侯****蔣詡**字元卿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公孫**
侯直稱王莽居攝以病免官歸鄉里**公孫**
閔平帝時爲琅邪太守時太后臨朝王莽秉政方
欲文飾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閔獨言

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
劾閹空造不祥下獄論死

彭宣

字子佩淮陽陽夏人治易事張禹舉

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歷廷尉大司
農光祿勳累至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
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
書求退就國數**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
年薨諡曰頃侯**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
授尤盛弟子千餘人及章爲王莽所誅皆當禁錮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
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京師稱焉車
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掾薦
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
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太守更始
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劉輔**河間宗室也舉
免病去卒于家**以上守相**
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才擢爲諫大夫會成帝
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書極諫上使侍御史收
縛輔繫掖庭秘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
軍辛慶忌等上書申救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

一等論為魁
薪終於家

蕭由

字子驕東海蘭陵人舉賢良為
定陶今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

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由為
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詳具人物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
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

邪王璜能傳
以上今長

後漢

鮑永

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少有志操習歐陽尚
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擊青犢大破之光武即位徵詣行在時董憲裨
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

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
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

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
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

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
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求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
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遭母憂去官
悉以財產與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
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
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
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
二鮑其見憚如此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求固請之
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
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臯詔書迎拜爲兖州牧
便道之官視
第五種
事三年病卒
字興先京兆長陵人倫曾孫
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舉奏刺
吏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
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
群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糴勤厲吏士
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
爲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
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

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
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
六七日中糾發其藏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劾
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種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
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單超積懷忿
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會赦出卒家
李恂字
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
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
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
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奉公不阿
爲竇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
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
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坐事
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
自給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
王渙字稚子廣漢鄴
人少好俠尚
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
律令畧舉大義舉茂才爲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

廣大行徵拜侍御史遷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
猛之宜以病卒官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
祀輒弦歌

杜喬

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

而薦之

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

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

祿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齊北相崔

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

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建和元

年代胡廣爲太尉後爲梁冀所陷繫死獄中

張禹

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

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汪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

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

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

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兖州

刺史有清平稱入爲大司農拜太

橋瑁字元瑋玄

尉和帝甚禮之遷太傅錄尚書事

爲兖州刺史甚有德威獻帝時爲東郡太守值董

卓之變瑁起兵助袁紹討董卓後劉岱惡而殺之

以上
宋漢

字仲和京兆長安人也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

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恩威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戰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受三事未尅而終朝廷愍悼悼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子**王閔**王莽叔父平阿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絮焉**王閔**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幸臣董賢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德後闔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莽篡位出爲東郡太守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更始拜琅邪太守張步拒之閔與步戰不勝乃詣步相見步怒曰君前何見攻之甚乎閔按劔曰太守奉朝命公擁兵相拒閔攻賊

耳何謂甚耶步嘿然良久離席起超桓帝時為山陽太守沒入

中常待候覽財物時黃浮為東海相誅殺下邳令

徐宣竝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言超浮

泰公不撓疾惡如讐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

過死有餘辜而左右群豎惡傷黨類要相交構致

此元譴桓帝得奏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初舉光

愈怒竟無所納王堂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

迹求初中西羗寇巴郡為民患三府舉堂治劇拜

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肅清靜吏

民生為立祠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

侍江京等竝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

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

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

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易至數年

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郡內稱

治坐事免官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歛无棺以葬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

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畧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敗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宗詣禹自歸從攻赤眉以勇力聞累遷至河南都尉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畧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劉平

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此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舉孝廉拜

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
懷感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
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有詔徵平等至皆拜議
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宗正在位
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
人也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喜元
年大司農陳旒舉咨至孝有道遷博士累至敦煌
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
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
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
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
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
益知名徵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
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
抗疾京師遺書勅子薄葬時稱明達
鍾離意字
阿會稽山陰人也建武中除瑕丘令更有檀建者
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
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
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